

2013, 非遗保护

张志勇

着力何处?



2013年序幕拉开。在过去的一年，非遗一直很热：几乎每个传统节日都会有一个文化节、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活动，各地主打非遗的节会和博览会盛况依旧，非遗的国际化与数字化脚步没有放缓，甚至国考申论的主题都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仔细想想，非遗似乎还是很冷。

玛雅人的玩笑虽然已经过去，我们的文化遗产却依旧被现代化的飓风吹得纷纷欲散，非遗的明天怎么维系？非遗保护又该着力何处？

兴宁市拥有粤东地区最大的盆地，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这里的客家先民是来自中原黄河流域，既传承了中原传统文化的血脉精华，又孕育了客家文化的人文品格。随客家先民一道从中原迁徙而来的花灯，是客家地区特有的民间传统工艺，折射着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

中国民间工艺

兴宁赏灯：客家人的精神驿站

王锦强



宝盖灯

花灯是我国传统农耕时代的文化遗产，广东梅州兴宁客家地区的传统花灯由元宵佳节的花灯演变而来。兴宁花灯起于元代，盛行于明、清，历经600多年，世代相传。兴宁花灯寓意美好，寄托着兴宁客家人一年风调雨顺、四季平安、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家业发达的善良愿望。花灯也体现着兴宁客家人的信仰色彩和传统文化心理。当地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传说：某村男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总不能尘埃落定，做父母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有好心人劝他父亲说：明年你先请一盏花灯回家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第二年果真把媳妇娶回家了。

兴宁花灯体现了人类古老的自然崇拜民俗，是儒教、道教、佛教的结合，延续着悠久的民间社祭文化，承载着众多的历史信息 and 族群记忆。兴宁“赏灯节”是当地一种代表性典型性的民间习俗，各姓氏的赏灯活动大多在正月初八至十九之间进行。

由于兴宁的客家先民初到兴宁时人口较少，客家人势单力薄，产生了多生男丁的愿望，客家话丁与灯同音，添了新丁，被喻为“赏灯”（上灯）。生了男丁的人家，便在赏灯时举办筵席，邀请亲友前来庆祝。因此，赏灯就有了双重意义。一是观赏花灯，猜灯谜；二是庆祝添丁。同村同姓赏灯活动一般是老祖屋先赏灯，依次分开。赏灯最集中是正月十一、十二、十三，那时整个兴宁地区变成不夜天，从下午6时至晚上12时，到处灯火璀璨，鞭炮齐鸣，人声鼎沸，彩霞满天。

花灯装饰红花代表女孩，养女儿叫添红花；花灯装饰白花代表男孩，养男孩又叫添白花。一般花灯装饰白花多过红花。添丁，出人才之意。“花灯”是爱情的含义，花代表女性，如花似玉，花前月下，做父亲的添了新丁第二年就要请花灯，按其含义是为新丁娶媳妇的意思。

兴宁传统赏灯节内容极为丰富，赏灯节前要定做花灯，到了赏灯日要请花灯，请花灯日安排村中男青年成群结队，一路上锣鼓喧天，燃放爆竹把花灯请回来，敬放在祖屋上厅正梁架下，“花灯”装饰有“花带”，一个新丁就一条花带，二个新丁就二条花带，本村今年有多少个新丁，就有多少条花带。这一时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舞龙舞狮，大摆筵席，喜气洋洋。兴宁街道办的花罗墩罗屋正月十四赏灯日，在晚上还要举行“烧烟火”形式（花灯）。

兴宁花灯的最大特点是六格外形结构，以圆形为主。兴宁花灯的制作看似简单，其实十分复杂，选材利用本地的竹为原料，根据花灯的大小尺寸进行裁料、火熏、扎架、糊纸。兴宁花灯为六格圆形灯，上下结构，共分5层，分别用手工绘画“恭贺新禧”、“状元及第”、“仙君送子”、“全家福满朝贺”、“子孙满堂”、“弦箫鼓乐”、“歌舞升平”等图案。

兴宁花灯，在客家地区被人们视为神圣之物，祈盼吉祥、幸福的象征。兴宁客家地区民间流传的花灯，形式多样，丰富多彩。据调查，全市17个镇、3个街道办至今流传着制作花灯的习俗与传统。

神州

部队”（妇女、儿童、老人）都无法留守，那中华文明的传承最终只能落在纸上。

村落存亡 拷问文明理想

传统村落的存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一个问题，每天近百个村落消失的速度令人咋舌。去年4月至6月，中国民协先后在梅州、吉安和济南召开研讨会，举全国学者之力共襄村落保护；此后8月，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印发《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并于9月召开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全国性的传统村落保护正式进入政府工作，第一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名单也公布了。各地对于传统村落的热情也空前高涨，2012年年底落幕的广东十大最美古村落评选吸引了1100万的网络点击率。

学界、政府、媒体及社会各界都在关注传统村落的去和留。“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学者指出，传统村落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最大结合体，保护传统村落就是为了中华文明的传承。

点评：列入名录的只是沧海一粟，全国60万个村落在推土机、压路机的紧逼之下何去何从？档案式保护只能“立此存照”，如果不解决乡村社会空心化问题，最后连“386199

传承人 待破断层困局

非遗要活态传承，传承人的问题是关键。2012年12月，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公布，关于传承人的地域、年龄一时之间成为新闻热点。加上前三批名录，国家级传承人已近2000人，如果算上各级传承人，更是一支庞大的队伍。

非遗之所以能够始终不绝如缕，正是广大传承人为中华民族守护着一份份灿烂的遗产。如何健全传承机制、充分发挥传承人的作用？2012年4月至5月，中国民协先后为民歌手、民间工艺传承人、秧歌伞头举办了三期中青年民间文艺人才培训班；6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为梅葆玖等60名在传统技艺方面有所建树的各级传承人颁发了薪传奖；北京市也于此前启动了酝酿已久的非遗传承人入选系列丛书编撰工程。

点评：承担着巨大荣誉的传承人，也承担着全社会的期待。作为“非遗”保护的核心，中国“非遗”传承人普遍存在断层问题。许多传统项目受制于

其经济价值无法形成广阔市场，因而少有学徒。如何扭转断层趋势，亟待更多政策的支持和法规的完善。

退出机制 不是唯一手段

2012年10月，文化部公布了105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调整、撤销的名单，其中，两个项目保护单位被提出批评并限期整改、6个项目保护单位直接撤销的原因就是保护不力。这是《非遗法》实施之后国家首次撤销非遗保护单位，让不少业内人士拍手叫好。

此外，早在2011年，文化部就印发了《关于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国家级名录项目的“退出机制”。此前，鉴于有些地方对非遗的政绩化、商品化诉求，重申报、轻保护，导致非遗面目全非，不少业内学者多次呼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黄牌警告”和“红牌除名”制度。

点评：究起来，红黄牌可不是维持球场秩序的唯一手段，甚至出牌不当还会适得其反。对于中国多达87万余项（其中进入四级名录体系的有7万余项）的非遗资源来说，退出机制是必须的。尽管这一机

制尚待完善，毕竟迈出了监管的第一步。但光有退出机制不行，非遗保护需要防患于未然。

混搭时尚 折射文化选择

2012年4月，第37届国际比基尼小姐大赛新闻发布会留下一组照片：穿着蓝色比基尼的中外模特，戴着中国传统戏剧的头饰，探出兰花指，摆着各种造型。4个月后这组照片忽然再次在网上火了起来，引起的争议更激烈。

对此，有网友认为这是一种创新，是一种时尚潮流，但也有网友认为这是在糟蹋国粹。与此相似的还有8月长春民博会上传统年画人体彩绘，也引起了大量转发。去年6月，在张军演唱会上，古老的昆曲“水磨腔”与NEWAGE、电音、摇滚、爵士等风格迥异的音乐元素“相遇”，却被部分年轻观众认为探索了昆曲在当下的可能。

点评：当人们谈论传统和时尚混搭时，要么感叹传统的进退失据，要么鄙视时尚的玩世不恭。其实，正如有网友评论，如果大家都是京剧迷，而不是“比基尼控”，京剧的披挂又何至于跑到泳衣模特的身上？值得反思的是，这些混搭时尚现象的背后，折射出人们自己的选择。



马尾绣非遗传承人韦桃花在检查绣好的马尾绣作品。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文化地理

北京发现当地最大道教龛窟 圆雕、高浮雕摩崖造像24尊



真武殿雷公造像

据光明日报

近日，北京市延庆县文物部门在旧县镇烧窑峪村附近的山上发现一处道教题材的龛窟，其中现存圆雕、高浮雕摩崖造像24尊。经核实，这是目前北京地区已发现的道教龛窟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据延庆县委文委有关人士介绍，此次发现的道教龛窟位于烧窑峪村正北约1公里的山崖二层断崖上，坐北向南，距地约100米，距崖顶6米。此处龛窟包括三官殿、真武殿、娘娘殿。其中三官殿呈长方形，面阔3.5米，进深3.3米，高只有2米，里面供奉着3尊圆雕造像，均宽衣博带、双腿盘坐。中间的造像双手放在胸前，两侧一像手持石杵，一像手持法器。目前，这3尊造像的头都已不见踪迹。

据悉，三官殿西岩壁上还保存着一处高0.9米、宽0.61米的摩崖石刻，字迹模糊不清，隐约可以看出“万历”等字。从造像形制、供奉内容、碑刻文字等方面分析，烧窑峪摩崖造像应开凿于明代。目前，延庆县文物部门已经对该摩崖造像实施初步保护，并正在申请文物保护单位，拟对其进行更加全面的保护。

1月5日，中国邮政发行《癸巳年》特种邮票1套1枚，面值1.20元，同时发行小本票一本。这是第三轮生肖邮票中的第10套，这套邮票是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吴冠英设计的。据吴冠英介绍，在邮票的设计中，他参考了很多汉代的画像石里面的蛇的造型。（下图为汉画像石中的蛇造型）

汉画像石（砖）是一种表面有模印、彩绘或雕刻图像的建筑用砖石。它形制多样、图案精彩、主题丰富，反映了汉代的社会风情和审美风格，是中国美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以其丰富的题材内容、精美的画面构图，展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对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描绘不仅形似，更达到了神似的艺术境界。

汉画像石艺术所具有的深沉雄大的气魄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主要艺术特色是人物形象生动丰富、画面自然质朴。虽然不侧重于人物面部的细节刻画，但是通过疏密有序的构图，简洁洗练的造型，使描绘的物象具有很强的装饰美感。

长久以来，画像石（砖）一直为学界、艺界、藏界所珍视，许多硕儒名士收罗品题，殊为雅事，汉画像拓片也成为一纸难求的“宝物”。鲁迅对于汉画像就非常痴迷，这在鲁迅藏画研究中也有重要的意义。据统计，自1913年至上世纪30年代，鲁迅所购刻石画像的拓片达几千种。

鲁迅在收到最后一批南阳汉画像拓片的两个月后，便与世长辞了。他选印汉画像的计划，生前未得实施。直到1986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博物馆共同编辑的《鲁迅藏汉画像》。

纵观目前的一些研究汉画像著作中，较为重要的有王昶的《金石萃编》，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冯云鹏、冯云鹤兄弟的《石索》，端方的《陶

斋吉金录》等。而这些名家收藏过并且题跋过的汉画像石，无疑成为了艺术品拍卖市场上的“宠儿”。早在2008年北京拍卖市场上，就曾出现过端方题跋的汉画像拓片，价格在4000至5000元。

随着汉画像石越来越受到藏家的关注，新仿砖也出现在市场上，这些赝品的图像十分模糊，以淡浮雕为主，未采用大轮廓加细线条或减地平阴刻的表现技法。人物五官、四肢的刻画呆滞，关系混乱，线条无力。且新仿画像砖表层虽有起层酥落的土锈，但土锈颜色与真品相比有些泛白或泛红。虽然砖表面经过做旧处理，但背面和四周却坚硬如新，与内外壁上锈色并非浑然一体，用手一抠，常呈块状脱落，手感明显偏重。

汉画像石内涵丰富 拓片收藏历久弥新

方翔

